

<<长大不成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长大不成人>>

13位ISBN编号：9787229008529

10位ISBN编号：7229008522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

作者：聂作平

页数：28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长大不成人>>

内容概要

年轻漂亮的母亲被一个骗子诱奸，并怀上了主人公“我”，母亲不得不嫁给她根本不爱的厨师陈排骨。

长年生活在拳头和嘲笑中的母亲在“我”七岁那年与人私奔了。

“我”在陈排骨的打骂和折磨中，从小就在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看惯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并一步步从流浪儿成为了黑社会老大。

在“我”扭曲的内心，“我”始终认为人活在世上是因为心中的仇恨，于是“我”无恶不作：调戏妇女，聚众斗殴，讨债追款，开设赌场，收取保护费……后来，当“我”遇上了一个单纯的女子周洁，由于她的形象和“我”童年时相依为命却不幸夭折的多多酷似，她的出现唤醒了“我”心中久违的爱意。

然而，一切都已注定太晚。

周洁是在“我”为无良开发商强行拆迁她家的房屋时“认识”我的，她早已看清我的本质，她无法接受这么一个有爱意的“魔鬼”。

绝望之中，我杀死了周洁，自己也走上了不归路……。

<<长大不成人>>

作者简介

聂作平，四川省富顺县人，作家。
著有历史随笔集和长篇小说二十多部。

<<长大不成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父亲要杀人第二章 吹乱的春天第三章 不是死，是爱第四章 永逝的多多第五章 复仇的尖刀第六章 压抑的火山第七章 潜伏的兽性第八章 荒诞的青春期第九章 “演好”恶棍第十章 自己的掘墓人

<<长大不成人>>

章节摘录

父亲在磨刀。

父亲坐在院子中间那棵泡桐树下磨刀。

暮春时节，泡桐树开出一些奇怪而大的白花，看上去像弄得皱巴巴的手绢。

偶尔有风吹过，泡桐花就从树上轻飘飘地翻下来。

我倚在门框上，手里提着那只描有铁臂阿童木头像的小书包。

我在看父亲磨刀。

一朵泡桐花调皮地落到父亲头上，父亲浑然不觉，继续一丝不苟地磨刀。

我想笑，但我不敢。

父亲举起手中的刀，伸出一根手指在刀刃上轻轻拭了一下，他要看看是否磨得足够锋利了。

父亲手中的刀在三月的阳光下发出一道炫目的白光。

父亲磨了两把刀，一把是切肉用的菜刀，一把是剔骨用的尖刀。

父亲曾用手里的菜刀一刀剁掉一只兔子的头，没了头的兔子看上去简洁而滑稽。

父亲还曾用剔骨的尖刀杀羊。

一只咩咩叫的羊被他轻巧地放翻在地，他嘴里含着尖刀，一条腿压住羊肚，一条腿半蹲在地上。

死到临头的羊一阵哀号，他从嘴里吐出尖刀，右手准确地抓住刀把。

也不知他怎么用的力，尖刀就已经递进了羊的身子。

一腔热热的羊血喷出来，准确地射进父亲脚边那只木盆。

父亲得意地笑了。

粮食局机关的人都来看父亲杀羊，包括胖胖的刘局长，也一脸和气地出现在机关食堂的四合院。

刘局长走的时候笑着说：“这个陈排骨，还真有一手嘛。”

陈排骨就是我父亲。

有人说他之所以得到这个诨名，一是他排骨烧得特别好，二是他瘦得就像一根排骨。

父亲听了刘局长的话，脸上跳出几分受用的羞涩，他停了手里的活计：“都是局长领导有方，领导有方。”

但刘局长没听见，刘局长已经反背着双手走了。

父亲有些遗憾，他搓了搓手，手上全是羊血。

一只绿头苍蝇嗡嗡地蹿到父亲面前，探头探脑地考察了一番，竟然停在父亲额头上。

我向他喊：“爹，苍蝇！”

爹，苍蝇！

父亲恼怒地抬起巴掌向额头上的苍蝇拍去，苍蝇灵巧地旋开了，父亲的额头上留下几个鲜红的指印。

那天晚上，父亲把小半只羊背进了刘局长家，我们一家三口，也喝到了热腾腾的羊肉汤。

那时是冬天。

西都的市民都有在冬至前后喝羊肉汤进补的习惯。

现在已经是春天了，太阳有些辣。

放学回来的路上，我就感觉太阳像一只有许多爪子的爬虫，在我背上固执地爬来爬去。

我有些痒。

现在不再是喝羊肉汤的季节了，虽然我倒是很愿意喝，可这个季节已经不可能喝羊肉汤了。

所以我明白，父亲用心磨刀，肯定不是为了杀羊。

父亲磨好刀，停下来眯着眼看了看天，天色还早，太阳才移到泡桐树上有鸟窝的那一方。

父亲想了想，伸手到腰间摸出一只扁平的酒壶，仰着头猛地灌了两口。

看到父亲的手伸向腰间，我就知道他要喝酒。

看到父亲喝酒，我就知道他要打母亲。

可母亲没在家。

我已经两天没看到母亲了，父亲要打谁呢？

<<长大不成人>>

我好奇地看着父亲。

上次半夜醒来，我听到父亲一边打母亲一边骂她是烂胯，后来我好奇地偷看过母亲上厕所，看她的胯是否真的烂了。

当然没烂。

父亲在骗我，我想。

尽管没有做过今天风靡一时的亲子鉴定，但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我的血管里并没有流淌着父亲的血。

那些骂我是小杂种的人，他们并没有错，他们只是在陈述一个由来已久的事实。

我的确是杂种，小杂种。

而我的父亲，他似乎也可以算得上杂种，老杂种。

虽然没有流淌着父亲这个老杂种的血，但我仍然不得不承认，他的许多东西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就像一头老畜生会影响一头小畜生一样，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男人，把他们关进同一种生活，他们也会互相影响的。

和蒋家帮决斗前的那天下午，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十年前父亲坐在泡桐树下磨刀的情景。

我坐在张家炳家的沙发上，抽着烟看张家炳、田华光和木脑壳几个弟兄收拾武器。

张家炳讨好地把一把又尖又长的剔骨尖刀递到我面前：“大哥，你看这刀，不捅死他狗日的才怪。”

我接过尖刀，没来由地就想起了父亲磨刀的那个暮春的下午。

我有些伤感。

我把刀还给张家炳，恶狠狠地说：“都他妈磨锋利点儿，谁要是打马虎眼，就别怪我不客气。”

张家炳等人连连点头。

我阴沉着脸站到窗前，窗外依然是暮春的阳光，亮晃晃的。

远处是这个城市的标志，一座高达几百米的电视塔，高大的电视塔直刺蓝天，像这个城市巨大的生殖器。

屋子里没有人再说活，此起彼伏的磨刀声响成一片。

我突然想睡觉。

父亲是个酒鬼。

他的腰间总是别着一只扁平的酒壶，就像后来的时尚男人腰里总是别着汽车钥匙和手机一样。

父亲说他的酒壶是祖传的，有几代人历史了。

父亲有一次得意地扬了扬手中的酒壶：“知道吗？”

小杂种，这个酒壶装过血酒的。

我和多多好奇地看着那只酒壶：“什么是血酒？”

父亲说：“你爷爷用剔骨尖刀杀死过一个仇人，把他狗日的的血装在这酒壶里，泡酒喝，大补。”

我说：“那你也要喝血酒吗？”

父亲说：“我喝谁的血酒？”

小杂种。

我说：“你喝我妈的血酒。”

父亲停止了喝酒，惊讶地看着我：“小杂种，你咋有这种想法？”

我说：“早晚有一天，你会把我妈杀了，喝她的血酒。”

母亲正在厨房忙碌，她急急忙忙奔出来，扬手给了我一记耳光：“小杂种，你胡说什么？”

我捂住脸往院子外面跑，多多愣了一下，也跟着跑了出来。

多多摸着我的脸：“你痛吗？”

我摇摇头：“不痛，我恨他们。”

多多说：“那你还是痛。”

我帮你吹吹。

多多把嘴贴近我的脸，轻轻地吹。

她头上可怜巴巴的几绺黄而细的头发搔到我脖子里，有些痒。

<<长大不成人>>

.....?

<<长大不成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